

坊间名人

## 大饭包

孙龙义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在我们那个二百多户人家的偏僻山村，提起吕法宝这个名字，许多人会摇摇头，说“不认识”。但要问大饭包是谁，就连三岁的孩子也会抢着回答：“我知道，我知道！”

其实，吕法宝就是大饭包，大饭包就是吕法宝。只不过，大饭包是吕法宝的外号而已。吕法宝之所以被村民们称为大饭包，是因为他的饭量过大。

提起大饭包这个外号的来历，那要追溯到1955年夏收时节。当时正赶上阴雨连绵的天气，农村抢收小麦已成为当务之急。有一天，当时还不满二十岁的吕法宝，与村里的几位小伙结伴帮村里的烈属大爷吕国瑞抢收小麦。临近中午时分，吕国瑞挑着两桶面条来到地头，招呼大家吃午饭。其他几个小伙都到地头的小水沟里洗手洗脸去了。吕法宝却没顾上去洗手洗脸，只见他来到饭桶前，松了松干活时曾一紧再紧的裤腰带，顺势蹲下身来，抄起饭碗盛满面条，呼呼啦啦地吃起来。

好家伙，满满当当的一碗面条凑到嘴边，只见筷子一个劲儿地向嘴里扒拉，一眨眼，一大碗面条全倒进他的肚子里。如此这般，他一连吃下五大碗面条。在场的众人看得目瞪口呆，纷纷打趣调侃他，自此，“大饭包”这个外号便在村里传开了。

1958年，农村办起集体食堂。开饭的号声响起，大家便自带碗筷到食堂领取饭菜。有一天领早饭时，村民们得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：中午集体食堂要改善伙食，不分男女老少，能吃多少就吃多少，不限量！这个喜讯，令大饭包吕法宝整个上午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。食堂开午饭的号声刚刚响起，他便第一个冲进食堂大院。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摆在他面前的，是一筐筐热气腾腾的大白馒头，还有一盆盆香气扑鼻的大白菜炖粉条。他顺手捞起一大碗白菜炖粉条，又抄起两个大馒头，狼吞虎咽地猛吃起来。这顿饭，他究竟把多少饭菜塞进自己的肚子里，自己也说不清。直到来吃饭的村民们都走光

了，吕法宝才恋恋不舍地放下碗筷，心满意足地走出了食堂大院。此后，大饭包这个外号基本上取代吕法宝的真实姓名。

吕法宝不仅饭量大，更生得腰粗腿壮、身强力健，一身蛮力在村里无人能及。

有一次在打麦场上干活休息时，生产队长指着一个重量足有二百斤的石墩子对大家说，今天谁能把这个石墩子举过头顶，我奖励他五个工分。在场的五六个年轻小伙，一个个铆足力气轮番上阵，石墩子却纹丝不动。轮到吕法宝出手了，只见他紧了紧裤腰带，搓了搓吐在手心里的唾沫，弯下腰来，俯身攥住石墩子两端，口中发出“呜哇”一声，顺势直起身来。我的天哪！那个重达二百斤的石墩子，竟然被他高高举过头顶。在场的全体人员，包括生产队长在内，如同亲眼见到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全都傻了眼！

上世纪70年代，公社党委在全公社各生产队挑选出二百多名年轻力壮的青年人，组织起山河战斗队，

投身乡里的基建建设。当时的吕法宝虽然年龄大了点，但因他身强力壮、吃苦耐劳，仍然名列其中。修建远庄河大桥时，单块二百多斤重的长石条，只有他一个人能扛起来，稳稳当当地安放到桥面上。修车门水库时，他用小车推土，一车能推四百斤。为此，吕法宝曾多次荣获战天斗地先进人物的光荣称号。

步入上世纪80年代，广大农村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。原先属于大集体的土地，全部按人口分给各家各户。吕法宝家共分得八亩责任田。此时的吕法宝虽然不复年少模样，但他勤恳踏实艰苦奋斗的品性依然未变，深耕细作、悉心打理田地，家中八亩责任田年年喜获大丰收。

时光流转，岁月变迁。曾经伴随他半生的“大饭包”外号，渐渐无人再唤。村里的晚辈们早已熟知他的善良与勤恳，遇见他时，都会恭恭敬敬、亲切温暖地喊一声：吕爷爷。那个凭着饭量扬名、凭着力气干事、凭着本分生活的庄稼汉，最终在岁月里，收获了全村人的敬重与温情。

## 老蔫儿

李启胜

这世上有人继承遗产，有人继承手艺，还有人继承了绰号。

老蔫儿就是继承了他爹的绰号。不过，工友们平时喊他父子二人的绰号时，仔细去辨听，还是会有区别的。叫爹的绰号“老蔫”是俩字，但等着叫儿子的绰号时，往往口气变成了老蔫儿，多了个“儿”，并且这“儿”似长了尾巴一般拉出了长音。要是矿区区长万辉交班时，喊老蔫儿，“老蔫”俩字声音厚重，那个“儿”打着滚儿，拉着长长的卷舌音，在走廊里飘出嗡嗡嗡嗡响声。

那一年，为照顾职工子弟，矿上招工，老蔫儿被招到矿上来。赶巧，老蔫儿和他爹分到了一个工区。

老蔫儿名字的由来，要从他人入职后的首次麦收保勤动员会说起。

矿区里的工人大半家在农村，一到麦熟时节，好多矿工要回家麦收，此刻也正是矿区人员上班青黄不接的时候，矿上还要求区队保出勤生产任务。那天区里开麦收保勤动员会，老蔫儿见后排座儿都被占了，就坐在会议室头一排。

矿区书记老刘点名老蔫儿起来发言，表表态。老蔫儿坐在那里，一点思想准备没有，硬着头皮站起来，大脑一片空白，忽然间脑海来了灵感，蹦出入矿时他爹教育他的话，顺嘴结结巴巴地说：“俺……俺……

大大说了……”后面没有音，他使劲拽了一下耳朵，舔舔嘴唇，声音颤抖地又说：“叫俺干啥就干啥，出门在外听领导话！出满勤，干满点。”好似当时搞宣传惯用的“三句半”，后两句全是照搬方才书记老刘的开场白。

他这一出表白落下，顿时点燃会场里的笑点和掌声。万辉坐在台上，笑指着他说：“行，真是老蔫的儿啊！”坐在中间位置的老蔫儿尴尬得挺直腰板，张着嘴半天没合上。

仿佛是区长万辉一锤定音，这小子从此就继承了他爹的绰号。区长万辉一碰见他就拿他开涮，说老蔫儿，我的大侄子。旁边好事的工友也跟着嚷嚷：“俺和老蔫也是兄弟，老蔫儿你也得叫我好听的。”

刚开始听别人开这样的玩笑，脸皮薄的老蔫儿，面皮喇地一下就红了，时间长了，他也就习惯了。

同样，时间久了，工友们逐渐认识到一个不一样的老蔫儿。

老蔫儿有原则。有一次去材料库领台风钻，他用手晃了晃，又贴着耳朵听听，就断定风钻有毛病，不能正常使用，让材料员换一台。材料员不信，当场接上风钻，一摁钮，风钻突突转起来。

一旁和老蔫儿同期入矿的年轻工友嫌他事多，说就你能耐，长了二郎神眼，真是老蔫儿，快点吧，一会儿去

井口来不及了。老蔫儿听这话没客气，立马怼了回去，一边去，谁是老蔫儿，别给人起外号，你懂个啥机器！

老蔫儿当着众人的面把风钻拆开，果然风钻齿轮有断痕。他对着众人严肃地说，别光看转得突突响，但到用时就没劲儿，而且后续会有危险。他的这番操作当场让众人开了眼，有老师傅也想起来，平日里设备要是冒出来小故障，只要当着老蔫儿找出毛病维修一下，下一次他自己动手就鼓捣好了。大家都不由感慨说，这老蔫儿脑瓜不但聪明，手巧，眼睛也毒。

这事后来传到老蔫儿他爹耳朵里，背地里他爹训斥他，你才干了几天煤矿，学了点皮毛，就在人前显摆，要夹着尾巴做人。那一年，矿的周边多了许多歌舞厅，大歌星刘欢的歌一首首正走红，大街小巷飘着，“几度风雨，几度春秋，少年壮志不言愁”。矿上的年轻人也穿着流行大喇叭裤子，好多年轻的矿工，留着刘欢那样的大波浪头发。

老蔫儿下井，也会在迎头休息的时候哼哼刘欢唱的歌，不过老蔫儿最爱走在无人的空荡荡的大巷里，唱那首电视连续剧《雪城》中主题曲《心中的太阳》里面那两句“天上有个太阳，地下有个月亮”。老蔫儿把人家原歌词水中个月亮改成地下

有个月亮，他觉得这首歌这么一改就是给矿工写的，矿灯就是那个地下孤独的月亮。

有几次，老蔫儿晚上让工友头领着去了歌舞厅唱歌，让他爹老蔫知道了，怕他学坏，蹲在宿舍门口等他。等老蔫儿半宿回来，气得要动手打他。老蔫儿倔强地嚷嚷，你打吧，打吧，我都这么大了，就是去唱歌，我们年轻人得有自己的生活，不能和你们那代人一样没有娱乐。

打这后，爷俩儿好几天没说话，最终还是老蔫儿去跟他爹道了歉，服了软儿。不过老蔫也想通了，儿大不由爹。

那年矿上举行卡拉OK歌唱大赛，区里见老蔫儿爱唱，便让他去参赛。比赛那天，老蔫儿别出心裁，在脑门上绑了条头带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弄来了一套带着星星点点的发光演出服穿着。唱的还是那首他改动的天上有个太阳，地下有个月亮。他扭动着屁股踩起了太空步。看那一招一式，是在下面没少下功夫。台下的老蔫恨不得捂住眼睛，觉得台上那个不是自己的儿子，很陌生，不过那甜甜的洪亮的声音听起来动听。

这次比赛，老蔫儿还得了一等奖，区长万辉当着老蔫的面夸个不停，一代比一代强，老蔫你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

